

往事漫忆

我与家人分享一块中秋粉饼

张建军/文

20世纪60年代初,我在定县一中上初中。班里都是住校生——吃住在校,集体生活。那时我十二三岁,正是长身体的关键时期,强烈的身体生长需求与匮乏的饮食构成了极大的反差。那个时候,什么是最大的诱惑?一个不掺糠的棒子面饼子,一个白面馒头,一口大米饭,一碗有油腥有味道的热汤,一顿可口的饭菜。现代人可能无法想象,或许会觉得匪夷所思,但那是事实。

一个学期,甚至一个学年,都很少见到细粮——白面、大米,极少遇到油腥。只有在“五四”青年节、国庆节、中秋节和元旦打牙祭时,才能集中解馋。“五四”青年节的那顿炸果子(油炸饼)、中秋节的那块粉饼、国庆节和元旦的那碗猪肉炖粉条,给了那时的我们——成长中的初中生们太多的回味和向往。

“五四”青年节那天的油饼我们不是大口吃的,几个不大的油饼我们是分几次享用,每次都是一小口一小口品的。那叫一个香啊,其感受,任何文字都难以形容!国庆节、元旦的肉菜,我们是一小口一小口尝的,到了最后,碗上沾的那层残油我们也是决不放过,会用馒头蹭得干干净净,然后送入嘴里……那叫一个美啊!



中秋节吃的粉饼,不是现在人们常见的烤制月饼,而是一种里面有青丝玫瑰糖馅,外面裹上一层层油脂、白面粉的那种圆形点心。过节那天,同学们每人分得一块。对于这样的美食,我怎能一个人享用呢?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用纸包好,带回离学校不远的家里,与父母和弟弟们一起吃。一块粉饼,几个人也能吃吗?能的,我们就是这样吃的。大家围坐在一起,由娘做主,每人分得一口。当然,爹娘只不过做做样子,粉饼最终会送到两个弟弟

嘴里。但这件事,始终是爹娘最引以为豪的——看看我们小军,真是懂事,有一点儿好吃的东西也会拿回家来!后来,四邻们也经常拿这事来夸奖我并教育自己孩子。

母亲晚年多病,但她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,她说,我不怕,我什么都不怕——我有几个孝顺的好孩子,这就没事!这是她最坚固的心理保障。她虽多病、体弱,但很乐观,一直活到了87岁,安然过世。

几十年过去了,其中的道理,想想也是。

那个年代的结婚用品

王日新/文

今年国庆节是我和老伴结婚60周年纪念日,也就是说我们即将进入钻石婚阶段。现在,我家还保存着我们结婚时的一些物品,比如那床棉褥子,当年它是三新(新里、新面、新棉花)的,长180厘米,宽98厘米,四周为黑边,褥面为大红底色,图案为六组喜鹊、牡丹花,还绘有灯笼、双喜字、中国结、飘带等,艳丽、喜庆、美观。同事们送的纪念品有两个白底红花双喜字搪瓷脸盆、两面结婚纪念镜等。

当时结婚办喜事,人们不送礼钱,只是送些日常生活用品,如暖水瓶、铝锅、铝壶、布料、搪瓷脸盆、水杯等等。有单人出钱买的,也有几个同事或朋友合买的,然后在上面向用红油漆写上“XXX XXX 结婚纪念”及祝福语“互敬互爱”“团结互助”“百年好合”等字样,落款写上送礼者的名字。

那时结婚,因经济条件有限,没有大操大办的。在农村更没有婚纱、豪车、录像,只有新郎、新娘脸上美丽幸福的笑容。女方家也很少有要彩礼的。记得我结婚时只给了岳父母40元钱,爱人还是有正式工作的。我们新房的布置极其简单,只有两床上面所说的新褥子、新被子、一个刷了新漆的旧式立柜、一个大木箱、一条长板凳。结婚那天,请了亲戚、朋友、同事吃了顿饭,就送入洞房了。婚事办得节俭而热闹,皆大欢喜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,经济的繁荣,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,结婚办喜事的开支也越来越大。别的暂且不说,单说结婚时女方要的三大件就越来越昂贵,在我们这个地方,20世纪70年代的三大件是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;80年代是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;90年代是空调、电脑、录像机;21世纪是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。这充分反映了结婚办喜事风俗的变迁及费用开支的增加,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百姓生活的日渐富足。

今天看来,当年我们结婚时是多么“寒酸”,但我们这60年却过得非常幸福。生活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,但幸福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,能够经常生活在爱的温馨里,才是真正的幸福。

老照片



珍贵的老照片

刘景合 文/供图

这张陈旧泛黄又非常珍贵的老照片拍摄于1955年3月,迄今已经62年了。

1952年,母亲带着只有几个月大的我,随父亲“农转非”来到石家庄。当时,父亲单位正在筹划修建家属宿舍,暂时没有住房,让家属先找城区周围的农家租房住。我们一家从当时的西焦村租了一间房子居住。

房东姓芦,父母和房东一家相处得很好,彼此互相照应,关系融洽。我当时小,是这个院里的“开心果”,房东老人特喜欢我,拿我当孙辈待。1954年底,我们一家搬到了父亲单位分配的铁路16宿舍。

1955年春节过后,房东两位老人说“几个月没见孩子了,心里没着没落的”,让新婚不久的儿子、儿媳特意来我家串门,带来些我爱吃的食品。

那天,父亲要去阳泉出差,吩咐母亲下午去石门照相馆拍个照片,给房东老人带回去,以后他们想孩子了可以看看照片。

于是就有了这张照片。坐在中间的是我母亲,抱着的小孩是我弟弟,只有几个月大,后排站着的是房东老人的儿子和儿媳,站着的那个小孩就是我,那年四岁半。时间已过去62年,但那份真情让人至今难忘。



父辈们的合影

陈亮 文/供图

这张照片拍摄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,是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在老家场院的合影。照片上前排自左至右分别为陈志江(抱小孩者)、陈志金(金生)、陈志斌(书生);后排从右至左分别为陈志虎、陈志玲(父亲)、陈志水(水生)、陈志云,边上的一个为当时一位徐姓的邻居。还有几个伯父在外地工作,所以照片上没有他们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,如今我们的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照片中有的叔伯也已经驾鹤西去。每当看到这张照片,我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起曾经的日子,内心里也总会掠过一些温馨、伤感与惆怅。